

往事如昨

# 那件过冬大棉袄

刘甲凡

过了“小雪”节气，身上的秋装就要换成冬装了。

早些年，每当到了这个当口，爷爷就要把他那件大棉袄在太阳底下晒一晒，用小棍子“啪啪”地敲打一阵子，再抖一抖，就穿到身上去了。手里一边系着上下那几对盘扣，嘴里还不忘来上两句顺口溜：“人生三件宝，丑妻、薄地、破棉袄。”听爷爷说话那响亮的声调，仿佛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就很知足了——家里的妻子虽不漂亮，但能操持家务、繁衍子孙；几亩薄地虽不肥沃，但打下的粮食可供一家人解决温饱；那件破棉袄虽然补丁摞补丁，但可抵御寒冬的风雪。在生活艰难困苦的年月里，“丑妻、薄地、破棉袄”，实在是庄户人家离不开的宝贝。

在牟平方言里，“棉袄”的读音被捏合成了一个字——miao。按照其新旧程度和实用功能，还分别被叫成了“空身棉袄”“撇腿棉袄”和“开花棉袄”。

爷爷那件棉袄补丁摞着补丁，已看不出当初的模样。听爷爷说，那件棉袄比我的年龄还要长几岁。因为奶奶女红不错，每个补丁都拼接得恰到好处，缝得板板正正，让人看着很舒服。因为补丁太多了，用手掂一掂沉甸甸的，大冬天穿在身上寒风吹不透，爷爷每每自吹自擂：“貂皮大衣也不换。”可也正是因为补丁多，再加上这件棉袄他总是贴肉穿着，一个冬季里从不洗换，也没条件洗澡，倒是给虱子提供了绝佳的栖身之地。

我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睡觉，爷爷在灯下抓虱子的情景至今历历在

目。冬季里日短夜长，奶奶每天都要在油灯底下做点针线活，爷爷则趁机就着灯光抓虱子。爷爷总是把大棉袄翻过来放在两个膝盖上，聚精会神地扒拉着衣缝，用两个大拇指盖对着，把虱子掐得“巴嘎、巴嘎”直响。时候不大，两个大拇指盖就被染红了。

虱子咬人虽不像被蚊子咬了会起疙瘩，却会让人痒痒的，很不舒服。每当奶奶看到我在身上挠痒痒，就会停下手里的针线活，把我的小棉袄翻过来抓虱子。

早年间，我们家乡还有这样一句俗语：“吃了六月六的包，才把棉袄摞个高。”爷爷说，这句话是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，一句不起眼的顺口溜，描画的却是早年间穷苦庄户人家的真实生活场景。大冬天里，不少人都是光着身子穿一件薄薄的棉袄，里面连一件衬的衣服也没有，“空身棉袄”因此而得名。“空身棉袄”是虱子最喜欢的藏身之地，老年人老眼昏花，捉虱子时就沿着衣缝接缝处用牙咬，听起来像笑话，可实在不是空穴来风。

孩子们正是长身子的時候，一件棉袄穿了两三年，袖子短了，衣襟也短了，一弯腰屁股蛋就露出来了，因此就被叫做“撇腿棉袄”。

穿的年头多了，有些人的棉袄连扣子也没有了，出门的时候把两个衣襟搭起来，拦腰用绳子一捆就行了。还有些人棉袄破了也不打补丁，任由一簇簇棉花裸露在衣服表面，也因此被冠以“开花棉袄”了。

一件棉袄陪伴着把冬天熬过去

了，开春了到田间干活，还是这件破棉袄，一早一晚穿在身上，干活热了就脱下扔在地头上，光着膀子干。因此也留下一句常用俗语：“光着膀子锄地，穿着棉袄拔麦”。直到拔完麦子，吃过六月六的包子，炎热的夏天来了，才算真正把棉袄脱下了，用绳子扎起来挂到屋梁上。等下一个冬天再次来到，拍打拍打棉袄上的灰尘，继续穿起来过冬。年复一年，“吃了六月六的包，才把棉袄摞个高”，自然就成了我们家乡常用的俗语了。

我17岁那年，哥哥结婚时缝了新棉衣，那件旧大衣就又穿到了我身上。随着年头的增长，那件大衣和当年爷爷的大棉袄一样，补丁摞着补丁，掂在手里沉甸甸的，大冬天穿在身上寒风真是吹不透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在公社基建队施工那几年，这件破大衣确实为我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我们一年到头在野外施工，这件破大衣被我绑在自行车后座上，休息的时候取下来铺在地堰或沟坡上，就能躺上去美美地抽袋烟了。尤其是1978年修建公社对虾养殖场海坝期间，寒冬腊月值夜班，找个避风处蜷缩在大棉袄上，还真是让工友们眼红得不得了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庄户人家的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，我们也从挣工分的“民工”，变身为挣工资的“镇办职工”了。1985年春节前，我被任命为公司的技术质量科负责人，就用当年的职务补贴买了一件黑色的呢料大衣，从此告别了那件与我相依相伴十几年的大棉袄。

# 文庙里养海豹之谜

王东超

我曾写过一篇名为《斑海豹》的短文，文中提到看过的一张黄县老照片《圣人殿之海豹》。“圣人殿”即黄县文庙大成殿，殿前的泮(pàn,“天子辟雍，诸侯泮宫”，诸侯的泮宫四面环水取其半，多为一半圆形人工池，其上多跨桥)池里养着一只斑海豹。文庙里为什么会养海豹呢？这不科学啊。近日有读过这篇文章的朋友在地摊上发现了几本出版于90多年前的《黄县民友》，帮我解开了这个谜团。

黄县县立民众教育馆出版部编行的《黄县民友》第一卷第十七期“本馆近事”栏载：“本馆自吉盛春捐赠海豹一只，日来参观者最多有四千余，往来民众络绎不绝，阅览部人数亦多至一千，近日平均亦在三百人以上。讲演部因有广告牌之作，听讲者亦在百人之间，平均亦有四五十之多，均较前增加，健康部近亦着手修理体育场，以备民众运动，日内即可照常运动矣。民众游憩园另修一大鸟笼，内植松、桃各一株，外面罩以铁网，下筑一水池，将来完竣后，广收鸟类蓄于其中，当另有可观，日来加紧工作，不日即可告竣。”

20世纪以来，近代中国乡村“日趋崩溃”的情势激发了社会各界的各种“社会改造”思潮。民众教育便是在这种背景下掀起的颇具声势，“由教育改造以达社会改造”的教育运动，“民众教育馆”便是这一运动的产物。1932年颁布的《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》中，要求民众教育馆设立阅览室、讲演室、生计室、游艺室、健身房、陈列室、教育室、出版室，以“开通民智，改良风俗”为宗旨，担负起推行国家政策、促进民众文化水平提高、倡导社会风气以及提升农村经济力、改善民众生活等重要职责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民众教育馆多改为文化馆。

1930年，王景宋（黄县东张家沟村人，抗战时期曾出任过黄县县长。新中国成立后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古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）在黄县城里文庙筹备黄县公立图书馆。翌年，黄县公立图书馆成立，王景宋任馆长。1932年黄县公立图书馆改为“山东省民众教育馆公立实验区黄县民众教育馆”，王仍任馆长。文庙里的海豹原是名作“吉盛春”的商铺或药铺捐赠给民众教育馆的，用来进行博物教育，也用以吸引民众来民众教育馆阅读、听演讲，或者参与健身运动，可谓用心良苦。

《黄县民友》第十七期出版于1933年4月，照片上的括注为“念(廿)二年四月拍”，即1933年4月拍，这样二者的时间也对上了。照片上是一只小海豹，结合斑海豹的生活习性，每年1-3月于浮冰上繁殖，初时幼崽全身披白色胎毛，则这只小海豹大约是冰化后上岸憩息被人抓获，被“吉盛春”买下后赠与民众教育馆。主事人知道黄县人最喜欢“看稀罕儿”，故以此每天最多能吸引四千多人去参观。

# 风匣情

程绍堂

风匣，曾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生产生活用具。20世纪60年代前，家乡人普遍使用风匣。在每家每户的灶台旁、铁匠铺、小炉匠的挑子上，都能看到体积大小不一的风匣。风匣是与锅灶配套的，只要有锅灶做饭吃，就必定有风匣。

在我童年时期，每天天蒙蒙亮，全家人还沉浸在睡梦中，母亲便第一个起床，开始动手为全家人做早饭。很快，随着风匣“呱嗒呱嗒”有节奏的声响，厨房里开始弥漫起一股诱人的饭菜香气。

那时的我，总爱看母亲熟练地拉风匣，心中充满了对母亲的依赖。我五六岁时，就把拉风匣看成是好玩的游戏，时不时就抢着拉风匣。拉风匣看似简单，实则不然，光使蛮劲不行，需要有一定的技巧。我刚开始拉风匣时，只会一味发狠劲，结果不光费劲，拉不匀溜，还经常不是把灶火吹灭了，就是被灶膛里窜出的烟呛得直流眼泪，甚或被窜出的火苗燎了眉毛或头

发。父母告诉我，干什么活都有门道，拉风匣也不例外，拉风匣不能使蛮力，用的是巧劲，要长拉短放、快拉慢推才能拉得匀溜、不吃力。尤其是刚生火时，风匣拉得要轻慢，这样拉出的风柔和，才不至于将刚燃起来的柴草火苗吹灭，只有等灶膛里的引火草充分燃烧起来，再添上煤、秸秆、木材之类的耐燃材料，方可用力拉风匣，这样既可省工省力省燃料，又可减少风匣磨损，延长其使用寿命。在父母的耐心指教下，我逐渐掌握了拉风匣的技巧，能够轻松自如地拉风匣了。

儿时陪父母烧火做饭是特温馨的时刻，尤其是逢年过节，我都会帮着拉风匣。厨房的那口大锅成了全家人的焦点，因为只有这口锅里才会炖出香气四溢、令人垂涎的肉（多是猪肉、鸡肉），蒸出喷香的饽饽，炸出焦黄的面鱼，这口大锅不知蒸煮出了多少美味佳肴。每当我熟练地拉着风匣，一股股气流被送入灶膛，灶膛里的柴草便呼呼地燃烧起来，火光映红了我的脸

庞，母亲时不时用温柔爱怜的眼光看着我，脸上洋溢着平时少有的笑容，这一刻，一股幸福的暖流瞬间充满了我的心扉，对母亲的爱和依赖感越发强烈。虽然拉风匣做饭常常被烟熏得直流眼泪，但那份参与感让我觉得自己也是这个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。可以说，我的少年时代是在风匣的“呱嗒”声中度过的。

每每回想起与父母一同拉风匣烧火做饭的日子，尤其是过年过节时烧火做饭的一幕，我与父母虽然没有太多的话语交流，但那份默契与亲情却在这沉默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，那温馨的灶火，不仅烧出了一锅锅美味佳肴，更烧出了家人之间的深厚情感与无限温馨，成了我心中最温馨最宝贵的记忆之一。

如今，虽然我已离别故乡多年，但每当偶尔回趟老家时，那“呱嗒呱嗒”的风匣声，总会穿越时空阻隔，清晰地回响在我的耳畔，萦绕在我的心头。